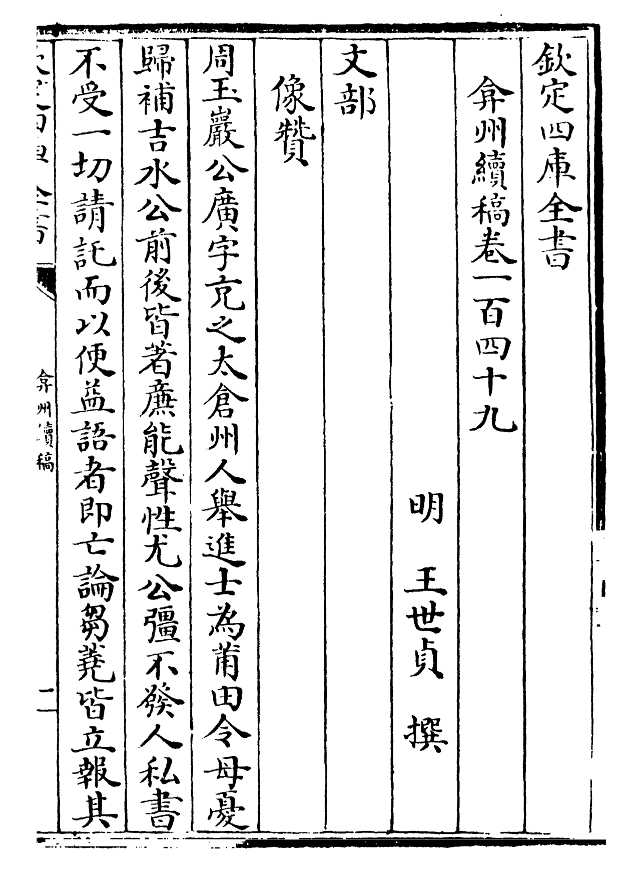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像贊

周玉巖公廣字克之太倉州人舉進士為莆田令毋憂歸補吉水公前後皆著廉能聲性尤公彊不發人私書不受一切請託而以便益語者即亡論芻蕘皆立報其

在吉水流賊驟來攻剽公矢衆而拒之卒以城完徵拜監察御史未幾即抗疏言四事其一喇嘛僧蠱上為淫侈宜亟投之四夷以禦魑魅其二上毋得狎伶工如臧賢輩至引同光故事為戒其三錢寧故宦官奴乃縱之冑國姓稱皇子使天下日惴惴有國本慮其四諸討賊大帥至校卒皆首鼠不戰與賊並完而獨暴民骨草野大可恨疏入寧怒甚矯制謫廣東懷遠驛丞使刺客緣道狙擊之公易道士服間行得免廣帥武定侯勛狠而貪

陽使使結好公薄其人不報飭伺公入省謁臺簮而致之府痛杖數下幾殆公骨立行意自若移建昌令復有惠政吏部除御史以公名上錢寧識之復矯制謫公加遠世宗初召復故官道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明年擢其省副使九江兵備尋改其省提學大察天下吏治旌卓異者十三人公與焉遂超為福建按察使填守中貴人内愓公行百金為贄公實之庫中貴人懼謝罪乃與約毋撓我三尺而後返之又嘗檄止中貴人之牟於織者

將三載以右僉都御史撫江西墨吏憚公威名多望風解印綬去而公又欲限豪右田奪其羸歸之貧民其豪右弗便也筴之朝用事者以例草公廵撫尋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又二年得暴疾卒數年予祭葬又三十餘年始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公貌嚴冷無笑容與鄉人語不操鄉音今像蓋得大都云

贊曰豸冠峩峩上揺星辰白簡諤諤逆批龍鱗萬目睽睽指為直臣大明中天其氣始伸

南京太常寺卿方公鵬字時舉崑山人舉進士為南京吏部主事累遷郎中公通經術修行教誼有大人望而是時天子方追崇大禮朝士自卿相而下靡不欲考孝宗皇帝而別崇興獻王如宋濮王故事進士張璁獨請考興獻王而稱孝宗皇伯考尚書廖公紀時於後堂見諸曹郎而問曰張生議云何衆莫對公獨曰是宜反之心而已廖公曰善語稍稍聞外於是給事御史爭以他事論罷廖公而公用積次遷浙江右參議行部有老成

聲然念言者且見侵因移疾歸而亡何璁所持議大伸
既廖公田間起柄銓衡而公亦拜提學副使甫上召為
右春坊右庶子兼修撰尋主順天鄉試公以一言合綦
通顯謂非意所得悒悒不自解而新貴人亦謂公不能
終附麗意嗛之會遷南京太常寺卿遂再移疾請告亡何
他臣僚有請告者內批削公新銜以右庶子致仕卒年
七十餘公好讀書著述自娛為文章典雅老成毋閒風
木弟鳳常為南臺御史有直聲

贊曰汰衆求心以是信也履進思退以明志也覃思著書以文隱也没而微言胡泯泯也

故廣西提學僉事方改亭公鳳者矯亭先生鵬介弟也少以經術藝文與兄齊名又同舉進士天下艷稱之曰二方授行人選得南御史以母喪歸服除改北出按真定當武廟時政在中官武弁公所論劾不避以事見忤乃復請南尋移疾歸嘉靖中復補南而所陳皆天下大計會張桂大禮之議起公力言其非是既二人者驟貴

公又力糾之尋出視廣西學政公引疾不起時嬌亭先生以太常得請先後卧林下先生杜門著書而公放意詩酒蹤跡俱不及城府其議禮時有所不合天子亦知之然能各信所是以行其志天下所稱二方者名俱不挫公一子一孫皆薦鄉書以是晚途益暢適卒年八十餘公卒久之而少子範成進士今像頗明秀似中年所貌者

贊曰久宦而官不大起仕貴伸其志何必金紫既壽且

康多美孫子可以暝矣

吳訒菴公山字靜之故尚書洪子也舉進士為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滿九載弗遷以同諸曹郎諫南廵得杖久之始為山東按察副使擢陜西右參政改浙江以尚書喪歸服除即家遷福建按察使歷浙江左右布政使公所至以廉靖長厚有士大夫聲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河南公嘗持臨漳王之蘖宗急為所中左遷浙江左參議事益白以江西參政入為應天府丞復拜

右僉都御史撫四川亡何遷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未上道擢刑部右侍郎人謂公當徑上公曰前撫臣之候余代經年而又稽之無乃非人情乎乃赴南贛得新代始之部俄轉左侍郎遂進尚書諫官論翊國公勛罪下獄勛故寵幸久衆未測上意首鼠兩端公奮曰吾知法耳遂麗勛大辟獄上上内惜勛而難公守為持其奏不下會勛瘐死獄中上發怒責公故遲讞亡人臣體褫為民以寒月單車行將抵彭城暴發疾卒年七

十三隆慶初復其官予祭葬公偉軀幹音吐如洪鐘與人語洞見底裏不設城府令頗類之

贊曰公之用法終始在寬及其究也以法失官雖則失官具道乃完白帢單練以附桐棺天王聖明還司冠冠故贈少保王襄敏公以旂字士招其先吳縣人也以豪從江寧籍焉二十六成進士公白晳廣額豐輔音吐如鐘初仕上高令即有聲入為河南道監察御史按河南能禦叛璫璟寢其謀再按福建平泉漳大盜以親老侍

養歸凡十年服除而後起提調三輔學政遷南京太僕少卿改北進光禄卿擢右副都御史撫鄖陽入以左副都理臺事移兵部右侍郎詔經理漕河工成加禄一等還守故官進右都御史理南院入為工部尚書改南都察院左都御史尋遷兵部尚書時陝西三邊總督曾公銑慓鋭喜事欲以十萬衆逐河套敵戍其地與大相夏文愍公言意合下公會文武羣臣議公雖迫夏公指而心難之乃具疏請緩之姑預筭兵食足而後可大舉上悟

即日逮曾公而以公代之朝辭錫金幣以行曾公雖以敢往得敵憚然多用軍興法徵調其下不能堪公至一切罷去之唯飭墻塹增臺堡課屯耕為守計而已號令簡靖不為煩苛其下大悦之敵亦自引避遠徙其後稍稍闌入公輒檄諸部逆擊破之所鹵斬及生口牛羊廬帳不可勝記上嘉其功賜金幣者十三璽書奬諭者二録胄子者三加太子少保以至太保卒贈少保謚襄敏祭葬如例嗚呼始終之典備矣公為人寛博有遠識敏

信而愼毋論居官其居鄉亦推以為長者今像色稍紫則以老且塞上故

贊曰王從金陵而始吾吳積慶百年始鍾大夫厥才有餘而識亦如寬然長者不疾不徐孝養既終端公服除膴仕華階懸席若虛玄圭告成遂叅廟謨控制萬里為國儲胥師中三錫闔玉紆朱高塚祁連返魄故都既以全歸復永令譽

周山齋公鳳鳴字于岐故尚書康僖公子也舉進士為

刑部福建司主事遷廣西司員外郎進郎中時寧事敗而鈎黨竟千累歲不決公以郎中出讞之立報上輕重亡枉者毋喪歸服除補山東司是時諸曹獨廣東領緹騎獄最號難治而尚書李公承勛特器公責公理其篆公至則滯棨一洗李公改大司馬遂奏以公移職方李公才於世少雙顧盡以大司馬事委公曰使諸曹郎盡若吾何妨坐嘯耶公遂進為大理左寺丞是時康僖公尚書刑部而公丞大理時人榮之公竟以持法忤旨罷

歸公歸凡十八年而中外薦者六十疏部爲數數報聞則猶用前忤也公卒年六十三今像豐下而長若猶有隱憂者

贊曰公佐司評法比于理其郎夏官謀出以計使當虞廷若咎繇士以平暴亂以詰奸宄夫誰弗良中道而止

王司馬公積字子崇别號虛齋太倉衛人爲人敦謹詳審家貧力學舉進士爲武選主事以便養親乞南得禮部遷南車駕員外郎進武選郎中出爲廣東左參議佐

滅恩平積寇以憂歸服除補陝西左叅議遷貴州按察
副使飭戚清兵備監省試甫畢遷湖廣右參政遂佐萬
中丞破塘西囮茵而以省試累謫兩浙運鹽副使尋進
其省僉事俄又進其省按察副使明年為福建右叅政
佐朱中丞破倭擢山東按察使遂為其省右布政使再
入福建為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山東遷南京兵
部右侍郎以目眚乞休久之卒年七十八公有勘亂才
事未及吶然若不任者及之則砉然中節既至而叩之

又若不任者三佐藩而三以戰功得金幣賞然不肯為人言兵事其補陜西也候闕踰歲至賣衣裝為㑺炊費乃上書乞休吏部為愧而後補之仕宦四十餘年僅具中人産葢吾鄉之推廉靖長者自先王父後公其擘云今像雖兩目盲而意了了舂陽可掬

贊曰有美司馬温如其玉雖則如玉甚栗而樸難無求避功弗庸録迺克忠孝信友㛰睦晚雖喪明猶百身贖胡以百身敦鄙薄俗

國子司業王先生同祖字繩武崑山人也先生豊下長
目美鬚和易坦洞不設城府二十四薦南宮明年始廷
試改翰林院授編修為詩清麗有唐人風善草隸一時
才名大噪而新貴人有同年者故為先生所輕內銜之
假大察逐先生歸葢十餘年置東宮官僚以編修兼司
經局正字起故同輩皆顯重而先生猶僕僕一羸馬青
衫僅遷國子司業時先生書剌字奇大人頗怪之北兵
歲大入邊殺掠吏民先生上書請捐內帑數百萬金以

閒遁北荒外之敵與中國夾攻而不得其主名凡再上御史以非所宜言糾正之先生盆憤憤不自得請上還宮改元創新政以整齊宇内改元上所諱也見之恚甚幾欲置大辟尋解斥為民先生大悔恨暴得風疾久之卒先生雖官挫名損然負材不獲究至今為流輩所惜贊曰賈生久斥召而上書三表五餌其術以疎豈無為漢誓歸匈奴改元似諛還宮似直其直乃爾諛耳亦逆臣子愛君曷維其極

右春坊右司直郎兼翰林院檢討張曉川公諱寅字仲明與其伯兄辰先後舉鄉薦而公成進士授高安令以憂歸服除補宜春令有政聲召為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風裁凜然以追論故相及壯臺長忤旨謫判高唐量移守安州不見遷客態精心職事吏人悅之擢南文選郎中公以直道隻蹟起質有其文頗鬱然負公望時大補官僚而相夏所登進不甚諧時望詔太宰更補公遂得令官公之補既雅非相夏意而與其僚爭禮為所中

罷歸公歸自壯年闔門濯園讀書動止有矩則人且冀其復召而竟弗召也老且死矣春秋六十有三子孫彬彬世其風

贊曰一躓而起疇為之庸再躓不起疇扼其衡以直而始以直而終天乎人乎于我何恫

朱秋崖公紈字子純長洲人其母遘家難生縶中稍長為諸生狐岩自立既舉進士授知景州改開州俱以廉惠幹濟稱擢南刑部員外郎進郎中改武選再改考功

俱仍南部出為江西右叅議遷四川威茂兵備副使以
平深溝諸部寇功賜金幣加等毋喪歸道遷貴州左叅
政服除補山東尋進雲南按察使歷山東右布政使廣
東左其在廣東以封川捷再賜金幣進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督撫南贛汀漳未幾改撫浙江兼督福建海道諸
軍請一切從軍興法詔許之仍聽便宜行事公有文武
材畧清彊峭深惡墨吏大猾如仇讐前後所操切黄墨
以下多望風解印綬去視事日悉掃一切應酬蚤夜申

約束通海內地奸民當是時甌粤閩粤諸貴人多家于海其處者與在朝者謀務破敗公所為至草巡撫為巡視稍削其權公聞之益怒數上章廷辨因而有侵執政語執政聞之亦不善也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撫島夷六百人移填定海婁破賊餘皇又大破賊于温盤南麂諸洋凡數上捷僅一拜賞而最後悉平佛郎機黑白番船虜其酋并餘衆四百餘有傳其為變者公傳令悉誅之言官遂訾公妄殺時公以移病得予告而削職聽勘

之命下矣公居恒嘆吾貧無賄賂不任獄病痔不任獄
負氣不忍詬不任獄縱天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
臣即不死我而二粤之人必死我我死自決之不以授
人也乃草生誌慷慨引訣以卒年僅五十有八自公得
罪後其官亦罷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居數年
海寇大作東南為魚爛者二十餘年而後定識者以為
不罪公海當無寇而二粤士大夫猶嚣然謂冦自朱紈
始

贊曰去惡不盡公不止以賊遺君公所恥搜巢纍俘斷腰脅賞不酬勞置之死爲姦報讎飽姦餌倒埋太阿濫秋水萬歷之年振神氣惜哉胥江哭寃鬼

張通政公褱者字允清即篠菴公之從曾孫而參政穆之世嫡也父曰安甫以進士再補知祁州年四十餘即引告乞休太宰馬端肅公賢而請予之四品服優游里閭幾大耋乃終學者稱之曰天方先生公亦成進士知開州母憂歸服除補濟寧入爲刑部員外郎乞休養父

父終補故官以選為通政司右叅議九廟災自陳得致仕遂不起公為人愷悌好樂多通縱游山水間遇佳勝即累月忘返有具酒招之者無貴賤輒赴談笑竟夕引接名流不憚折節筐篚之贈欣納亡飾讓閒輟以資貧乏者亦不較也為詩及書皆以自娛適而已不自珍貴所至墻壁揮染自滿卒年七十六吳俗為乩以下紫姑仙往往得君詩類其生平云今像豐腴晳飄鬚落拓瀟散若有所自得者

贊曰匠心而文若詩亦匠手而書之匠口而談匠足而游乎山之顛而水之湄其山水之日贏而廟廊之數奇仕者以為弔詭而隱者以為墨屎其與物無忤而於道不遠者耶

江西布政司右叅議陽湖王公庭長洲人也舉進士歴南曹郎有聲出為江西按察司僉事精勤於職然公素恬退少宦情累乞骸骨不得請既遷叅議遂決歸公歸僅及爻與故文待詔先生徵仲王吏部先生禄之日從

事山水觴詠閒優游自適而公尤以耿介守節不茍稱晚歲過老頗健忘其子孝廉敬臣悉精力廢學業而顓共養焉公得其寛終壽八十餘

贊曰成進士而不蘄榮以文行著而不希名有子孝廉能以德承噫將使挾軒冕者望車閭而郤軌騰頰舌者指闤闠而呑聲者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涵峰公守字履約呉縣人也其先章姓公為諸生時與其弟寵俱工執文筆札之事而

名不如弟然狀貌特偉麗舉止詳華時人咸器之成進士授南昌府推官入為吏科給事中出按秦地邊事還為都給事中遷光禄少卿大理寺少卿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掌院事兼督江防歸遷右副都御史理留儲毋憂歸服除補總理河道之任不久卒公孝友慎廉隅有幹理才與物無忤而厄於年未究時咸惜之

贊曰公與厥仲聯鑣秇苑仲厄於遘而弗克顯公起政術九列婆娑造之弗長究也如何厥仲所得與公孰多

南京國子博士文三橋先生諱彭字壽承故待詔徵明子也先生少承家學善正行草書尤工古隷咄咄逼其父以諸生久次貢授秀水訓導擢國子助教於南京時七十餘矣先生敦直坦易於進退取予皆稱心而受不為餙讓人以待詔故多優假之七十六卒

賛曰父子俱有藝文而俱不得志於科目羸馬青衫潦倒散局然父視之若蠟而子甘之若飴各行此是不論彼非

和州學正文文水先生諱嘉字休承彭之介弟也其書不能如兄工而畫得待詔一體鑒賞古蹟亦相埒以諸生久次貢授烏程訓導擢令官老矣乃移文乞歸歸而乞書畫及請鑒别者履相踵先生猶一一應之至困憊不支乃卒年八十三先生不能如兄渾然天真然有分辨不苟取

贊曰維名與壽以及技藝宦薄家貧各足於志擬父則子視兄則弟

光禄寺丞陸弘齋先生鰲字伯載崐山人也長身玉立
疎眉美鬚與人談說和薰藹然而中實耿介舉進士嘗
從王文成公游稍推魏恭簡公于經義多所著述欲自
立門戸不名一家師授刑部主事遷光禄寺丞以疾請
告得致仕歸臺省使者尉薦無虛歲而其子不肖有織
言怒而杖煞之為怨家所中奪職坐是不振然先生雅
食貧寄跡一書院環堵蕭然不蔽風雨澹如也客載酒
過先生輒醉醉則陶然若不知有身世者而間一觴之

五嶽方寸識者窺其微不能忘世云以例復故官仍致
仕卒年七十八
贊曰居官而蚤引恬居家而晚食貧為學而不務立名
以是終其身不知者疑其傷慼而知者以為亡愧于大
倫
陸貞山先生粲字子餘一字浚明生而朗秀長身玉立
美鬚髯自其諸生時則已為王文恪所賞識曰是子也
材非吾翰林所能有也而久之乃舉鄉試魁其經明年

會試復魁其經以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凡七試皆居首
當是時新貴人張桂長翰林先生恥為之寮約諸庶吉
士毋得往見張桂衙之中於上謂皆故相費公宏桃李
以故當散館公仍試第一而僅得工科給事中先生上
言請開弘文館與博聞有道之士講説政術開太學舉
貢諸生遴與進士並王國及教官材者一體遷擢士毋
得乞遠方遠方二千石以上毋以不及調行太僕苑馬
鹽運毋以下考遷又上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

四事皆次第采納故相楊公一清見輒嘆曰子自愛真經世才也先生以是益自信論事亡所避主浙江試還而法司與廠衛獄互異上右廠衛至為斥臺長浹先生力信其不可以是得上怒下詔獄杖三十尋釋之時張與桂俱繼相擬楊公後先生遂露章劾其奸上為之罷二相一時朝廷肅然望治而上尋入霍詹事韜語謂先生緣楊公指于是首召張而楊公不自安更請去而先生再下詔獄以謫矣先生之自都鎮驛丞遷永新令有

善政其士民多謳謡之而念相張數蹟起不能不相中
且毋老上書乞致仕歸里居凡十八年中外論薦者無
慮三十疏而皆報罷先生以毋老多戚戚為選聲色以
娛之而已不能無染指及毋死悉屏去之先生性伉爽
每語意氣及不平事慷慨攘臂鬚盡張其為文精雅有
法得班氏及韓歐遺意
贊曰其貌余識之朗乎其欲仙其辯余聽之沛乎其河
懸其文余讀之後永叔而前孟堅其志余窺之寧壁碎

而不元完盡其言庶幾經世之賈陸老其才將無籌邊之范韓也耶

王雅宜先生寵字履仁後字履吉吳縣人先生與兄履約俱為邑諸生而名過之顧累試輒不利以年資貢入太學試復不利竟死得年僅四十先生朗朗玉立饒姿制又能為雅言言不及猥鄙詩好建安三謝及盛唐文學遷固甚似之顧材薄于中不盡有也書始摹永興大令晩節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麗遒逸為時所趣幾

奪京兆價今像是二十後筆翩翩美少年而識者嘆其不永

贊曰豈弟君子溫如其玉其鄂郁郁昌不喬木昌不藏璞鄂痒而枯玉隕而泯女所形往名弗皆淪女實永年

袁胥臺先生袠字永之吳縣人生五齡即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即馳聲場屋閒又九歲而舉鄉試第一明年廷試第二甲第一人改翰林庶吉士時新貴人張公者以先生所射策嘗薦居首而亟言之欲以

見德先生不答亦不往報謝以故當授官密言于上謂諸少年浮薄非大器皆左之先生僅得刑部主事主試河南所識拔多知名士還改兵部之武選未幾而司不儆于火以先生當于瓜夕逮下獄特諭戍湖州則猶張意也先生既工文章精筆札而湖當山水間凡所諷誦著述傳遠近雖在戍而名益重久之赦歸起南武部主事遷職方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駸駸顯矣偶意有所不可遂拂衣有所經游名山皆為文記之先生歸而家

橫塘据石湖之勝著書行吟谿如也卒年僅三十六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綿及歲時記周禮直解又若干卷

贊曰秇文沾沾以自喜兮六籍洋洋取足已兮經濟秩秩不吾以兮少而亨衢嗟中否兮寧自隱約焉㪍㪍兮

前浙江按察僉事皇甫少玄先生涍字子安故重慶守録之子也昆弟四人長曰冲仲即先生叔曰汸季曰濂皆以科甲文學著聲先生成進士累官禮部祠祭郎中

得其尚書心尚書入相會置東宮僚屬以先生補右春
坊右司直郎兼翰林檢討甫上而為言路所訾外謫浮
沈久之始以南刑部郎分臬浙東復坐計吏謫待次里
中鬱鬱不樂病卒先生視其叔氏稍飭廉隅矣而自矜
重負氣砢砢不肯下人故宦屢躓不達其卒也同舍郎
蔡子木哭之曰五字沈吟詩品絕一官憔悴世途難人
頗惜之
贊曰有四玉樹挺㦯明庭咸阻干霄仲復先零嗚呼宦

之不達人或與之齡之不永豈人所為

王酉室先生名穀祥字祿之長洲人美姿容性穎敏善書畫為古文辭連擢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踰月而解就甲資得工部屯田主事改吏部之考功轉署文選員外郎數行郎中事先生持選法不肯阿私尚書鋐漸以得郄意忽然不樂念母老乞歸養而其兄故為嶺南幕官尚書用例格先生謫倅真定遂歸養母者幾三十年太宰李公默雅重先生奏起之卒不應最後相國徐公階

為政以大名倅起先生即補南選部謂旦夕且卿列先生復不應亡何膺末疾不能言竟卒年六十七先生有書癖所抄録古文籍至數百千卷咸精好令人不忍觸手人以書畫求者不肯輒應杜門却埽一室之内琳瑯金薤謐如也今像且病矣猶煜煜然足映帶餘子

贊曰居津要而若奉朝請中無競也家壓里而若在箕穎不敵應也再起官而再若無心長静也嗟嗟胡斯人而有斯病也

故大中大夫太僕寺卿東白顧公諱存仁字伯剛舉嘉
靖壬辰進士為餘姚令有聲徵拜禮科給事中以災異
上䟽極論時事忤旨廷杖六十謫佃保安州自是往来
塞外者幾三十年不得歸隆慶元年奉旨召用未上擢
南京通政司參議亡何遷順天府丞再遷大理右少卿
進太僕寺卿公自流人起不二載而至九列感上恩條
論時事皆可見施行又請重太僕丞選及論馬政之弊
報許公于是聘歸丞有光草寺志而身經理其凡書成

上疏乞歸詔許之公為人敦謹重然諾好行義甞致田以贍族又益置田以資里之長賦者濟南李攀龍為文記之素強無疾七十餘猶矍鑠拜起如壯年俄遘疾卒訃聞予祭葬如例

贊曰循吏于邑直臣于朝長者于鄉中為流人垂三十年弗改厥常聞義若渴嗜善若饑惡若探湯有傳有記附之家乘煥乎文章曰鄉先生尸而社之為後進綱

雲南按察僉事皇甫先生汸字子循百泉其別號也父

曰重慶守録先生兄弟四人皆有文彩冲不得志于公車以死孝濂與先生雖得第然其官不大顯而先生自工部郎外補不能其職改國子博士旋起為南京吏部謫同知某州為御史王言所捕亡命得解補開州起同知處州尋遷雲南按察僉事大計中白簡歸處鄉復為陳御史所窘家幾破先生性和易不設城府為詩文沾沾自喜好聲色工狎游而不能通知戶外事以故數困然信心而行以文自娱于諸兄弟中獨壽老年八十乃

卒其詩五言律最工七言次之有錢劉風調文慕稱六朝然時時失步

贊曰宦拙而窮貌短而佻其志囂囂其樂陶陶修辭之士而年最高者將無外為之鑒而中不勞者耶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宋鍇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像贊

故南京刑部尚書景山錢公邦彦字治徵吳縣人也公生而長身玉立清勁瘦削如華亭鶴由高安令用卓異拜吏部主事歴司勲司封以至選部員外郎遂爲考功

郎中遷南京通政司參議歷太常少卿卿再遷大理卿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遂轉南京刑部尚書六十餘乞休壽九十臺使者以故事請天子為之賜綵幣羊酒俾撫按臣存問仍績廩給扶蓋及門而公不待矣公生平脩慎詳淹居官無公私譴杜門里居優游志物之養年雖篤老而五官之用不衰美食甘寢以至于終奄然若蟬蛻矣言行纖巨動見模楷為薦紳先生祭酒者垂三十年海内䜭言之公卒之歲東萊有郭大司馬宗臯者

九十一亦卒

贊曰吳多鉅寮八座繩繩至於壽考我公獨贏歸然靈光進止儀刑帝所顯褒世所豔稱北郭南錢俱為列星

沈江村公啓字子由吳江人舉鄉薦七上春官始第授南京工部主事以具上供樓船及修陵寢事為其尚書所知考績改刑部進員外郎郎中察能出知紹興府請于臺平其屬邑會稽蕭山新昌賦其人德之時朱中丞紈嚴舶禁而郡要路薦紳為恐喝間阻且持美遷啖公

以公能得中丞驩而解之公不聽遂銜公刺骨而公遷湖廣按察副使公方佐其中丞張公岳破黒苗寨以功狀聞而絀與之間行公罷而朱公尋坐累不良死公歸絕口不言官事築室仙人山以著述自娛耳目聰明飲啖步履如少年久之卒年七十八子孫多顯者公所著有家居稿南北稿西臺稿越吟稿楚吟稿鷄巢嶺稿南厰志牧越議畧吳江水利考杜律七言註晴窻便覽若干卷

贊曰弗用之全乃全其天雖嗇於官乃豐其年

四川右布政使雨泉陳公諱鎏字子兼吳縣人舉進士為工部虞衡司主事累遷都水司郎中擢四川按察僉事提督學校轉湖廣右參議河南按察副使以御史孫貽論調歸里中積數載起家補雲南遷四川右參政遂為其省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一旦移疾致其事歸又數載乃卒年七十其政術具余所撰傳中公為人坦洞不設城府寛然長者而中甚耿介其始自工部榷江陵

秇再起娑娑滇蜀皆天下饒地而晚不能具中人産搆
一堂廣袤僅尋丈而扁之曰已寛其自蜀歸也余迎謂
之曰勞苦公旦夕開府何渠厭紫微事也公顧笑曰吾
見夫陸棧水峽之險逺也不欲以一棺累妻子耳葢天
下方以歸高公公殊不屑也公善八法精行草擘窠怪
偉遒麗而其於楬署書尤妙所撰詩文亦洒洒顧不肯
注思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拮据桊牘乎輕刀短屐獨
游山水間客名之飲即飲飲少即隗俄坐睡不復問孰

主也其任真類是

贊曰行不脂轄止不樹垣匠心條暢與時盤桓出入畏途其天乃完衆皆囂囂我獨恬然逃名近名一切舍旃我儀古人清和之間

瞿文懿公景淳字師道別號昆湖常熟人少工制科業有聲而久困諸生間既得薦遂為會試第一人已廷試復第二人天下學士大夫翕然稱之以比于王濟之唐應德而公夷然弗屑也有所撰隨請輒應不復塗竄取

辭達而已公貌眇小體若不勝衣而氣端勁與貴幸大臣語侃侃亡少屈尤眘舉止嚴取予而不欲有其名與後輩談子易温直令人宛然想見成化弘治之際公自編修進侍讀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學士以至遷太常卿掌南國子祭酒為南吏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兼學士中間再分試禮部一主武舉及應天試知制誥總校大典諸文學重事無弗與者而至遷拜則往往遜其儕其始以忤幸相故最後其鄉人與門生相繼秉國公澹然

自如也以病請告卒年六十三贈禮部尚書始公以甲
辰舉而前舉甲辰第一者儲公瓘與公官位年望畧同
其謚亦同
贊曰公貌溫溫其言便便其履坦坦而學淵淵鵲起巍
科鸞栖木天視若固有其中坦焉及乎栖遲亦遂泊然
不琢不雕大化以全
陸五湖先生師道字子傳長洲人踰冠舉鄉試又七年
始成進士故太傅李文康公時閱所射策而賞異之曰

此董晁間人也而書又得鍾王法取以為第一天子偶
有所軒輊抑置次甲除工部都水主事久之改儀部入
直內閣制策當是時人以為清華格而先生意不欲游
其伍請告歸養母者十四年母喪以孝廉聞使者交薦
之不起尋病痱又數年始起為祠部主事名署祠部郎
中就遷尚寶司少卿嘗一使秦邸還署司事病益甚復
請告歸又六年而卒年六十四先生長身玉立美鬚眉
仕宦垂四十年立朝不滿一考其請告之日杜門讀書

為文章及書畫皆入能品慕文待詔徵仲行能獨折節
師事縱游湖山間不輕入公府意泊如也少嘗受經王
祿之俱仕非久即高卧天下俱以為威鳳儀鴻而公晚
出不能有所為人用以是相軒輊則不然祿之病公亦
病也祿之病弱弱故不肯出公病痱痱乃心瞀悶不甚
了了以是强出不然公豈齷齪嚇腐鼠者哉公所著書
文集并續别集左史子漢鐫數百十卷藏于家
贊曰女嬃美兮重之以修能佩桂椒兮又襲之以杜蘅

飄獨立兮巖之阿姿絕代兮將奈何横天罝兮伏修坂
君不顧兮日將晚舒予足兮就康衢方馳騁兮復次且
末路薄兮察秋毫歸來歸來兮不可以久叨
彭隆池先生年字孔嘉吳人以文行舉為郡諸生尋謝
病免得壽六十二以卒其事行詳余所撰志中先生博
學于載籍多所通曉顧自匿長恂恂退讓君子也口不
挂人臧否以故足跡不能出百里外天下信其為長者
書初法晉人已為楷其小者信本大者清臣行草則子

瞻予與先生善今像最逼真

贊曰子之文章爾雅周詳其為人也子直易良酒德溫然非幾盡忘不為城府誰窺女墉不為棘荆誰虞女傷是以吳趨畏壘之鄉

俞先生諱允文崑山人少為諸生以布衣卒年六十七事行見余所為志中先生善病不能棄其家遠出以故雖食貧而能保其志老而名轉高詩善五言古選氣調殊不卑所乏精思耳歌行絶句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

小文之有韻者佳尺牘亦不落夾正書古而饒小法以置唐人中未可辨行筆自米襄陽曲踊跳盪更過之姿韻弗及也今像乃黄彪所寫戴貂帽披紫裘秀眉飄鬚神仙中人也

賛曰其貌皙兮而古其處僻兮而古其行質兮而古其文則兮而古其書勁且澤兮而古古之人古之人生何幸兮偕子親中道睽兮長苦辛託余志兮以弗泯

嚴文靖公訥字敏卿常熟人舉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授編修滿九載進侍讀超拜學士尋進太常寺卿兼學士再進禮部左侍郎改吏部進禮部尚書改吏部前後兼學士如故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亡何以病予告歸公少通穎工藝文善書嘗一主試應天鄉試及會試以撰玄文當上旨得驟貴重所賜有繡麒麟蟒服它賞亦稱是而性畏慎每上一命下皇恐跼蹐無所容在吏部時而徐文貞公階當國益自勵為清公苞苴不行然銓務多文選郎陸光祖主之拱手而已既歸病良

久則父封公與母夫人尚無恙其家慶與李文定公春芳相望于江南北而公之為恭謹益甚雖少年書生與之講鈞禮所賚予寛貸其聲多在閭井畎畒間積二十年而後卒壽七十四其卒也咸嗟惜之訃聞官給葬祭賻贈少保

贊曰德于朝淺未竟也德于鄉終有慶也折節為恭久而自然口絶雌黄腰若杯棬是非公卿之盛節而末俗之所艱也耶

布衣陸包山先生治字叔平吴人也事行詳予所撰傳中先生生而磊落負文采有姿制為故太傅王文恪公所識異遊祝文二先生門其于丹青之學務出其胷中奇以與古人角一時好稱之幾與文先生埒先生倜儻嗜義愛慕學士賢豪若渴富家兒賫重資踵門謁弗納也家支硎旁有山水之勝藝菊數百本五色相鮮佳客至輒解衣伏雌斗酒彌日夜不倦有腴田數頃忽盡棄之搆祠以祀其先祖而依焉後老病卒年八十一余嘗

汎太湖陟西洞庭先生携一幞以隨其家不知也歸而悉貌其勝以貽余曰非子詩不足以當余畫又嘗用丈二赤宋時紙畫桃源圖見貽余至今愧其意焉先生久次諸生且病御史賢之而俾以貢名若當辟者先生遂卻衿裾御也

贊曰身不越井重一世兮邇者服節遠者藝兮曰藝斯淺深乃志兮九九之夢斯徵歲兮所迫身後余為之識兮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袁安節公洪愈
字抑之吳縣人也嘗舉鄉薦第一遂成進士授中書舍
人拜禮科給事中出為福建按察僉事兵備建寧遷河
南布政司右叅議轉山東按察副使提調學校湖廣右
叅政入南京為太僕寺少卿太僕光禄太常卿乞致仕
歸久之始起故官進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禮
部尚書以考績入朝改吏部蓋自少卿而後凡八徙終
始不離南京抵家上書乞休許之特加太子少保尋續

稟給扶不久而捐館矣春秋七十有四公生而清介質
直孝友忠信不茍然諾與人交不設城府通仕籍者四
十餘年以三品里居垂二十年容膝之廬不增一椽得
月資輒與諸兄飲食共之南畝無所拓出入徒步或汎
小舠從一奚僮而已為給事日嘗糾銓司翰林各一人
翰林權相入幕客也銓郎方握秉而又能得權相意公
極論其姦私又他語多擿太宰幸上知之為之逮銓郎
斥翰林而公且抗疏直言權相誤國狀疏成垂上而建

寧之命下矣其在南臺又能明御史之直言即忤旨不顧他條奏皆鑿鑿可行所莅多去思第公居之澹然未嘗示人以德色晩節名轉重士林望之以為麒麟鳳凰云公素强無疾得小疾遂逝若蜕者今年春忽畫一像寄余俾贊之余贊之以復公僅半月而公卒余乃復從其子都事一鶚别模其小者而復為之贊之嗚呼余昔之贊公公生也而今乃忍贊公死也

贊曰踈眉方瞳秀下而豐踰七十而有少容敦薄廉頑

模楷是宗而一旦奪之豈造物之不容雖然天子葵之
士林崇之爲名臣于萬歷爲完人于嘉隆高朗顯融令
始令終于嗟乎表公

徐魯菴先生師曾字伯魯吳江人也登嘉靖丁未會試
移疾歸至癸丑始廷對賜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兵
科給事中再遷至左給事中有所建白皆鑿鑿可施行
者而是時上春秋高所任大相把持言路君念母老身
不任譴而又不忍嘿嘿乃移疾歸歸之日即獨身跳之

城外别墅歲時伏臘還謁家廟一見妻子而已覃思著述旨冀經而證史頗及時務亦喜作詩工取達意天官累檄之出不應最後徑補故官力辭卒年六十四有司祀之學宫

贊曰吾聞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去以全志亦以全厥身而永終譽又聞之人有不可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嗟嗟先生乃竟不為卒以全歸耶

故少司寇贈御史大夫雨亭陳公諱瓚字廷祼常熟人

為諸生舉于公車有雋朗之目以進士授永豐令節惠慈民其下稱之甞從故聶貞襄公羅文恭公游而所得于文恭者尤邃徵為刑科給事中再遷左給事中巡察京營前後上軍事甚練為故相徐文貞公所重時文選郎壟而骫法公上疏極論之而薦故巖穴棄臣某某等上諱言棄臣杖之朝堂六十謫為民公葛巾野服奉其父縱游山水間若不為官者隆慶初首拜吏科左給事中言事益激切徐公益重之俱見施行而亞相高公狠

而數軏徐公彈射之不避後徐公歸高公得志而公已為太常少卿矣竟見中以考功法當外謫公仍故服奉父游如初凡十五年而始補會稽丞遷漳郡再遷南儀部主事俱未上進郎中公始一出超進南通政司叅議復名為太常少卿改右通政轉左為南京太常寺卿入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遷刑部右侍郎轉左以至卒年七十一賜祭葬如例公佐臺臺綱凜然其佐法曹操執不撓貌稜稜若不可犯者杯酒談笑春温藹然及有所

不可義形于色百折不為挫真偉人哉

贊曰直而温温而栗介于石不終日表裏如一終始亦如一

黄質山先生者諱姬水字淳甫父曰五嶽山人省曾以博學工古文辭著聲先生生而穎異試公車業不利棄去刻精為詩五言古律皆深入唐人之奥文亦峭勁其大不能如其父然有美愛可傳者生而嗜古負遺世之僻不與俗諧其辨識書畫器物稱賞鑒家顧多謝客客

至而雅者始見延然不能具五簋而酒茗脯炙必精旨雅語竟日不倦卒年六十六令像豁刻寒苦古狷者流也

贊曰文不取時行不取俗劌心為工詣已成獨何以徵之形骸土木

故太僕寺丞直文淵制敕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沈于書鮮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于制科之業自其為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屨

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省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隃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為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敕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于古文辭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于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

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為識者所
惜云
贊曰風行水上渙為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帖
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于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
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應天府丞王華松君諱執禮循伯先生之孫也少孤貧
力學從歸有光先生受易為諸生久之舉鄉薦又久之
成進士授建寧司理入為南京刑部主事名改北以母

老乞終養歸母服除補儀制主事署員外郎改尚寶丞擢南光祿少卿轉大理丞考最抵家道進應天府丞蓋終始不離南者三載餘而竟以病不赴卒年七十公任司理有聲實而不𡮢合上官故得中遷無愠色其改而北也座主時據上宰騰綽匪遥而太夫人且八十君嘆曰奈何以一官而易我一日養哉既為郎久次不遷意泊如也君未嘗一日廢書不觀能文章曉醫術孝康之聲蔚如矣

贊曰鄉俗日漓取資吻脣生七十年弗汨其真士習日
儇巧攘競先歷六七政弗刓其天了不異人人自無之
曷不百身吁嗟君兮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左侍郎瀛峰張公諱任字
希尹嘉定人少工公車業二十舉鄉薦又四年成進士
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出督造清江漕艘以勤能稱遷署
虞衡司員外郎治武庫甲仗與侯鸞忤見中謫判大名
遷同知嘉興會相嵩頗拔忤鸞者遂以公知袁州袁其

鄉郡也公首懲其積横舍人子以母憂歸服除補嚴州進山東按察副使貴州叅政念其父老病上書乞休不待報發太宰賢之為轉陜西憲使以便歸省而父不待矣服除徘徊久之乃出補雲南即調河南轉浙江右布政使再轉山西公所至以清淨簡約持法無害不斬赫赫上下安之在山西久而不遷會故人有推轂者遂以副都御史撫廣西時廣冦大披猖公與總督合討之而公由西道進擣其巢穴屢破賊積級至萬級鹵獲男女

牛羊器械稱是天子大悅下司馬論功而公以病錻卒矣遂以所當遷左侍郎為贈予祭葬錄一子入胄監公卒之年五十有七予少于公二歲而與公同第相善居恒謂公垂老矣而不失赤子心貴至列卿不改布素節歷夷險百端不奪處女行富可埒邑封不增白屋飾家衆千指寂如無人者友人殷都以為知言

贊曰嗛若有懲衣若不勝不為物先不受惡憎歷宦無害卒告武成仁者之勇廉者之能

袁吳門先生尊尼初字仲後字魯望胥臺先生子也弱冠舉鄉試又二十餘年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得儀部改南吏部之考功進郎中擢山東提學副使傳巡撫者有所憾于先生論當調時大計吏省臺為格不下而先生已離境矣遂乞致仕歸先生性和易坦亮不設城府好酒至窮日夜而人事亦不廢讀書強記於詩喜眉山于文喜潛溪務以詳贍為則其在刑部時故高相拱受知于胥臺先生而拔先生會試寘高等數託其玄

草先生心惡之遂力乞南而最後擢先生亦高握銓事也先生素以和易得鄉里聲晚節忽多躁恚蓋未幾卒年僅五十有二所著詩文若干卷今像秀眉目而面皆酒紅鼻齇

贊曰咄咄衣仲生宏亮中不它瞻詳嗣潔峻與父各成家混俗不顓名隱酒適天和二十應公車高第四十餘五十紆金紫忽復困沈痾閟若空中華所得能幾何是以蓬蒿士修言諒匪誣

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觀海顧公章志
字行之父曰濟以刑科給事中蚤卒公成進士授行人
遷其司副以至正轉刑部湖廣司郎中引疾歸疾已補
故官出守饒州進湖廣按察副使乞歸養母母卒服除
起補廣西入賀萬壽道遷貴州右叅政俄進廣西按察
使乞休以右叅政歸用薦者起山東按察使入為南京
光禄寺卿尋代余為應天尹以至今官卒年六十四公
為人孝友忠信潔廉溫直毋論不以顯貴加于人即終

身不示賢智色所居官之日少然往往有聲實而其守饒則惠利之政人至于今誦之不衰尹應天節省諸邑供費爬剔宿蠹為之一洗佐兵部屬其長鈌多署部篆采郎倪涷議上之朝歲减官舶三百餘艘裁費以十萬計而長年不至破家今已定著絜令公之卒也留都諸軍肖像而祀之以歲時致禱有子紹芳今為翰林檢討云余起家復代公兵部出處之跡時亦相埒而毀譽邈矣

贊曰骨清而神癯貌和而辭雅名不人先實不人下官不過循吏而稱不過長者抑公西華有云政惟弟子不能學也

張起潛君者諱振之吾州人也字仲起少于余二歲後十二年與余弟懋偕舉已未進士授處州府推官入為監察御史督通州倉務移疾歸大察中忌者謫臨清州判官遷廣信府通判遂為其府同知遷南京兵部員外郎轉文選郎中出知吉安府乞致仕不待報歸坐斥為

民起知杭州府進按察副使飭温處兵得疾乞休卒君為人忠信廉潔既成進士與講學者游抱大人志居官所歴皆有聲實而其在吉安尤以精勤恤單赤鋭意興除愛禮賢士大夫其保振屬吏不啻乳哺子而疾貪苛若仇讐嘗按舉一令為有力者所持不能快遂決意歸其斥也蓋賡為所中傷云君歸而其士民思之若父母至為祠生祀之用是得再起杭杭俗凋敝獷駔如吉安而衝劇過之君益思所以稱塞者而精力已小不逮矣

既病益自强奔走道路以至死死而稱勤事非偶然也
居鄉尤能折節爲長者里中豪犯之亦不校州師生上
其行祀于學宫
贊曰後吾而生先吾而死吾不忍其泯泯以標其長者
行而循吏績以竢夫信史
河南提學副使王和石君者諱鼎爵字家馭太倉州人
今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元馭之弟君生而冲夷澹
泊與人交周詳有情誼少依其凡從師受經術善自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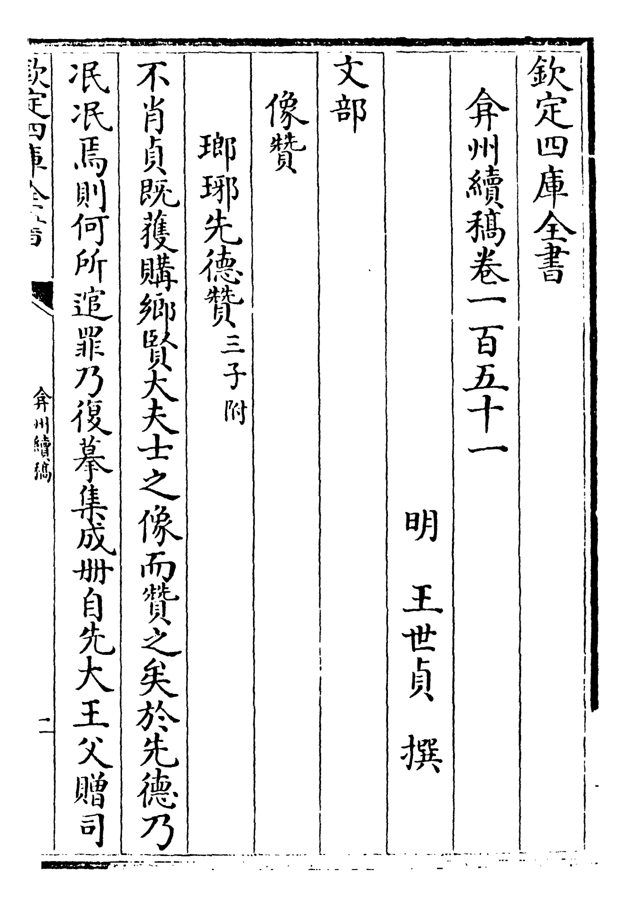
属工文辭會試爲第五人廷試亦高第授刑部主事調
禮部移病歸病良已累遷至主客郎中而元馭爲禮部
侍郎君以嫌請南得驗封郎中久之擢令官視河南學
政時元馭秉節抗權相以歸有女仙去君于家庭議論
微有不同而媢權相者故疏伸君以抑元馭君不自得
竟拂衣歸歸僅踰歲復起用而君之尊父病矣與元馭
不解帶而晝夜奉湯藥以至終時人稱之服除君亦病
不治卒時余弟敬美亦告歸海内有稱二王者則君凡

弟而又有稱四王者則濫及余余實不能當也然余弟
與君相繼卒而余兩人者尚無恙也嗚呼其亦可悲也
已
贊曰朝有良宰是曰元方孝友明信節行文章疇其娩
之君實鴈行握蘭建禮秉鐸大邦有所不可棄之若亡
國寶家琛造物所妨君與余仲後先凋喪使余二人踽
踽涼涼終天之痛敢詛巫陽
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僉事鎮守浙江總兵官楊公諱尚

英字時俊其先九江之德化人以功得千户調鎮海衛
公生而有膂力猿臂善射及長長七尺餘虬鬚燕頷顧
盼若神踰冠嗣父職屬倭亂海上公起行閒水陸大小
數十戰多有功積級累數千其官自署指揮僉事實為
指揮使都指揮同知以至都督其職自把總劉河叅將
於通泰於鹽城於蘇松副總兵於浙直總兵於浙其階
自貽勇明威以至驃騎將軍其罷也擬以雲中副帥台
不果感末疾鬱鬱以卒卒年僅五十一公有膽决饒權

畧撫部曲以恩信故去而多思之歸剏大第治園池握
槊命詩鐘鼓之聲不絶行盃若流水不五載座盡挫其
殁也至無以為斂余兄弟與之善為經紀之今像燃然
猶若生也
贊曰吳子文弱武則不競公賈其勇以與倭競剪其鯨
鯢颶止濤靖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良弓就弢高鳥猶偵
牖下之辭夫豈非幸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像賛

瑯琊先德賛三子附

不肖貞既獲購鄉賢大夫士之像而賛之矣於先德乃泯泯焉則何所逭罪乃復摹集成册自先大王父贈司

馬公始至亡弟太常少卿敬美不揆愚陋竊効推測之知僭為之贊而叙之夫寛博恬恬不顯其積去町削畦以貽後人則贈公之行也仕不媚上善不近名以拙養和歲計有餘則工部公之行也吏治赫赫去後見思大度深仁與物同體則司馬公之行也虛心實腹動止自矩殉國愛民知無不為御史大夫公之行也宦薄自觧惡𥨊蕭然坦外夷中戲不詭道則黃陂令公之行也進退取予灼有定見嚴冷簡重居然前輩則學憲公之行

也秀發端疑周詳淹理文彩絶世行復皦然此太常弟之行也雖名壽未躋乎脽陵勳位少遜乎始興而裔出仁里生當休代格量弘濟行術純潔皆存則為儀歿而可社陰德流衍子孫代食者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寧有覩此而不肅然恭躍然慕者乎儀部光州運使附馬差亦不忝

封知縣累贈南京兵部右侍郎先大王父夷菴公諱闕字尚殷少讀書修行不樂仕進忠信肫切與物無迕家

大人嘗語不肖公有田三千畝歲收不能盈一囷里中有丐者借貸者以其時至則令從佃人所取資故也而又嗜酒好客每晨起坐于門里中兒過之小堪坐談者輒呼入而酒之酩酊至暮乃散去不復問姓名也張淑人間謂曰生計日薄奈何公笑指少子曰此鈒花金帶人也謂長子僅鈒花銀帶人耳或可望金我何憂貧少子者王父司馬公也長子則工部公五品而以老遇詔恩賜爵一級得横金盖公嘗遘胡僧受相書一卷遂得

其妙云然不輕為人相

贊曰有產而不營有術而不以名可仕而不求榮不知者以為天之長物而知者以為敝不新成其水之溢而木之萌也耶

先伯祖易軒公者諱僑字德高成化乙未進士授江西武寧令外艱歸服除補山東曹令前後九載始入為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内艱歸服除補故官久之進都水員外郎復為營繕郎中授奉政大夫以老疾致仕用兩

宮尊號恩進階四品卒年七十有四公為人誠直詳謹悃愊無華凡兩為令俱有及民之政而不善事上官取聲譽其在郎署亦淹久成進士者二十七年而不登方面晚而僅有金緋以為林下飾意泊如也與先大父司馬公昆弟大父事之甚莊

贊曰褐其服黧其貌不以為田父則亦鄉三老乃儒而真乃吏而循課績不後人而官次不先人噫嘻公於名實所謂居其主而盡却其賓者耶

嗚呼此我王太父少司馬質菴公之像也貞不能及公而以歲時展謁公像蓋凛然悚然已又戚然孺慕也工摹而小之僅志大都耳小子何敢述焉有王文恪喬莊簡諸公之碑志在公諱倬字用檢別號質菴自分水徙而崑山為邑弟子已割崑山之支鄉為太倉州遂為州人舉進士授山陰令甫七月父憂歸政聲赫然冠八邑邑人祠之服除補餘干以計破信豐大盜復持母喪憂歸補蘭谿其所著循吏聲大較如山陰其人祠亦如之

入為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以謇直明幹聞嘗偕其寮劾汙選郎橫中貴人及尚書方面大僚之不職者俱報可進貴州兵備副使時新中米魯禍公柔而綏之以闕

威咸大悅服例華歸補瓊崖兵備崖州千家村黎叛公當用兵數移師期以怠賊忽率兵擣之遂盡破平其巢奏立千戶所黎遂戢郡人專祠祀之亡何進廣西按察使遂進廣東右布政使破誅臨賀砦酋活其從遷四川左布政使察錢穀出納稽故獘洗之時大盜藍鄢勢

張甚且逼省有議焚郛民居以遠賊者公曰是非能遠
賊乃張賊也令洞開諸城門嚴兵以待之賊聞不敢逼
彭公為總師檄州邑課私馬從軍以萬計公匿弗下而
令各鄉落馬入城避賊其緩而遺馬賊者死馬既入而
後課之數具足又檄司以明日日中餉熟糧四千石于
軍公督市户分道抵軍日未直舂數溢矣彭公竒而稱
之拜右副都御史撫順天屬邑大饑公請通倉米拾萬
石賑之未至先給軍官俸兩月直而所在貿奉米以賑

米至民不饑所全活以萬計北兵侵邊公會兵禦之屯馬蘭峪乃策曰敵詗我西必以東擣我虚矣為三覆以待敵果潰東墻入伏發斬獲過當悉徼其被鹵男婦歸久之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公老矣後先凡十餘疏始得請給驛還里且命有司歲時存問盖異數也卒年七十五公孝友天性好施予豁達大度家產不能及中豪而割其田千畝為義莊以贍族所居官廉而不務皦皦名凡三令嚴邑其民之思之雖桐鄉密縣不過也吳人至

今稱公比于范文公云吾族兄世芳嘗謂吾不能悉稱公其藹然天地生物心即目中無兩也公輕眉秃鬢秀目細而長臞然若不任衣者

贊曰昔我元公濫觴于王始興濬之長淮湯湯厥流千年寖微忽昌篤生府君佩德不忘三令劇邑咸樹之棠仁則祥麟直為神羊雙轅欲耳騄驔夷荒心不泉易操偕鬢霜叱馭邛峽不為子陽又若營平白首籌羌晚而翛然為政于鄉若耄若倪我裘我粻是咏是歌小異庚

桑四候序分獨居春陽五福所膺富則小爽凡我子孫食胙曷量振振繩繩以莫不慶府君之像如嶽斯蒼府君之流復與淮長

黄陂令任齋公慓者為諸生舉於鄉久不利公車謁吏部選人得黄陂令政事清簡其吏民愛而稱之滿三載以入覲畢事忽嘆曰使我束帶而見督郵孰與衣輕褣躡不借使蒼頭携一鴟夷從而卧馬鞍山足也請于吏部得致仕歸公為人好酒色六博不修威儀而孝友忠

信內行淳備任眞推物喜施與甚有鄉曲閒聲未六十而卒有子世仁以貲郎累官通判温州府類其父

贊曰仕不斬顯聊以染指產不營富取于足已善不近名冥冥而已酒色六博他人為累公行三昧以是游戲君子稱之達士之致

先世父布政司都事公諱愔字民服别號静菴先司馬公之長嫡也少以貲入太學其侍奉之日最長性謹愿無他好獨好授新聲童子使具粉黛為優戲晝夜歌之

無厭又好構華屋壘山鑿池多蒔花木以至挫産弗顧也不食酒然飲客恒至移旦夕居恒謂客不恨我不得作一日相公相公不得一日作我胸次坦洞無城府豁如也即有讐隙者見其急難惻然思拯之矣卒之年七十有八有子四人長詹事主簿世德志行與父殊而少子世望有父風

贊曰少而有游閒公子之樂與名好色與聲任性達生與物無營不起怨憎噫此所以壽考令終無騫無傾也

耶

嗚呼此我考御史大夫贈大司馬思質公之像也公長身美姿秀眉目目光烱烱射人貌之僅得十六耳貌而小之僅得十四耳小子何敢述焉有少師李公春芳申公時行御史大夫王公廷少傅許公國按察使李公攀龍之志傳在為隱槩紀其畧如左公諱忬字民應少而失質庵公也因自號思質見志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選補江西道監察御史皇太子將出閣公列三事其一

崇師傅一遴宮寀而最後則以慎擇六局丞郎為言獨詳於正德之亂政而自青宮者又劾罷緹帥中貴人出按湖廣糾吏必青綬而上雪冤滯振綱紀悍璫不敢挾重為虐尋按順天府治畧如湖廣而加寬北兵攻古北口公策邊必潰驟上書言狀而以通州要害身據之天子首得公疏以備邊事責大司馬大司馬皇恐謝罪而偵公方擐甲却敵脾睨間遂擢公右僉都御史治軍餉亦隨調亡乏公乃上疏請城京師郭及通州張家灣又

請毋益大營伍而增冗總督調邊土兵以拱衛都陵俱
報可久之移撫山東會島寇大起改提督軍務巡視浙
江及福興漳泉諸郡尋以重之改巡視為巡撫公乃選
良將募卒製艘礪刃以必盡敵而後已嘗擣賊於橫嶼
已徼賊大洋皆破之已又大破賊松江郭解其圍公前
後婁出奇制捷幕府上功次不張大以故僅婁得中賞
而小不利即引咎亡蔽匿且不他諉天子終以公為忠
再問相嵩不對時北兵入雲中急手勑吏部進公右副

都御史銜撫之蓋用內閣大臣例也公發而浙吏民數萬人擁車哭竟日不得發至雲中疏請內帑金十餘萬以賑手自稽察度支郎不獲牟合諸鎮破敵斬首過當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遂轉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是冬拒敵却之進右都御史賜金幣廕一子世襲千戶自是稍與相嵩郄矣初大司馬楊公博雅知公諸所斥陟邊將亡不取公意相嵩屈其賄而公又時時與客嘆嵩橫且敗柰國事何相嵩聞

而益恨之次骨明年以敵入灣河奪一官其又明年卻
敵始復之自是所報功俱見抑所賞不過金幣而練兵
之議起矣始公以土著兵必不能抗敵名為美而實耗
縣官廩相嵩謂公調兵為挾敵糜國上亦不能無疑公
謀敵且大入上疏言之不報而敵果入既事定御史承
風旨論公病不任事遂逮公而公他將將兵破敵斬首
至八百級亦不報而公遂不免最後不肖貞言狀特賜
洗雪復官嗚呼竟何及也公為人孝誠愷悌內行淳備

寛仁喜施意豁如也與人交不為城府識士善任所委
争願為死讀書過目成誦為文有骨力尤長奏牘少師
徐公階讀而善之以為諸葛武侯陸敬輿之流也居官
潔廉謹出納雖相嵩忌之甚風給事御史伺其隱卒不
得
賛曰司馬之才疇介而嫡丁夘同生少乃岐嶷義方之
誨王母是職長而文就駿發五色以儉成施用德為力
義質禮行髙明柔克愷悌君子邦之司直白簡崢嶸中

璫辟易清霜九夏雄風七澤燕市埋輪左馮堅壁清笳夕奏呼韓削跡惟帝所憑師中三錫飛粟川盈伏弩山積士飽思奮馬亦騰櫪衮衣東土曾不暖席閩越之間島夷充斥草創軍府鑿我石畫奔命東西劇心夙夕連城數十手所甓堅組練三萬餘皇五百翁若一身臂指脅息鯨鯢血波烽燧少息帝省雲中移屯安國提書晝報天顏宵懌開府於檀兼調兵食遂長中臺載領西掖鎖鑰之寄迫若加膝挾纊溫綸兼金大帛思媚一人損

體靡卹焉能剥民養君蟊賊甘言酖毒頤氣矜戟張網
彌天以縱鷙擊功大不賞讒微輒摘天高聽卑誰為察
識岳既遘迍泰于亦中石炎炎鑠金耿耿化碧翔陽麗霄
幽蔀亦晰遺孤藐然伏闕披臆帝曰吁哉洗爾丹籍太
宰司馬函書乃績獲具威儀以歸窀穸嗟嗟造物有豐
有嗇嗇者位壽豐者名德府君之德流而不溢以潤子
孫食報無數食之無斁痛亦靡極再拜遺像汍瀾欝塞
提學副使頤齋王公世芳余從兄也十八舉鄉試又十

六年而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其婦父毛文簡公時官大宗伯天下推以為長者而公避其重乞南得禮部累遷吏部郎中出知贛州府以清簡為政吏民化之時詹事南海霍公韜貴幸甚道經贛州公待之無加禮霍公既素耳公名心重之以語太宰方公獻夫遷其省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公公廉不發私書而所汰斥踰於進者以故頗不得其士心而不能有所訾於公會人主用輔臣言改先師像為木主殺其禮公獨緩之不肯下總督

錢如京言之調江西兵備副使公遂拂衣歸不肯赴得
旨下江西獄具坐閒住後以詔恩復官竟不起卒年六
十一公長身豐頤秀眉目食兼數人能於士大夫間持
前輩節侃侃如也江南守令勢日重所部毋論貴賤趨
事恐後公畧行其意自若然莫有睚眦之者而慰薦亦
少矣

贊曰避貴若浼望乃歸偃蹇朝執官不衰持經崇聖抗
帝威引分自高世趨卑一斥不復勢所宜

先兄温州倅前川先生故黄陂府君子也諱世仁字君美生而孝友忠厚與人交尤坦易胸中無柴棘少以例補國子生四十謁選得分宜丞遷江西布政司都事轉福建都司斷事超通判温州府無何引疾歸君故好食酒捕博日召客為俠游家稍稍拙既入官即自趍飾先大司馬雖季父行與同生甚相得所居官皆得司馬公力既公為權奸所中君日悲思哭泣無度遂遘疾以卒年僅五十有四今像不甚肖當是没後所寫者

贊曰愿而文坦以有容性不習吏于宦乃通其末俗之長者而貲郎之雄乎宦之通由司馬公生而同死而同是曰始終

吾弟南京太常少卿敬美者諱世懋别號麟洲又號損齋或曰墻東生二十四成進士以家難歸卧者幾十年召補南儀部主事轉北儀部員外郎歸守母喪服除補祠部改尚寶丞出為江西右參議轉按察副使改督陜西學事移疾乞歸起督浙江學不應再起督福建學遷

其省左叅政入為今官病復請告歸卒年五十三吾弟生而白皙及長美風神眉目如畫性明穎以經術稱諸生間尋益讀先秦東西二京語而專精古文辭餘事乃及筆札李于鱗覩而奇之每貽書予不憂阿奴火攻耶盖機雲二蘇之目所繇矣孝友天至篤倫理晚途尤惜名檢庭闈之内肅如也前後居官必著聲實為上下所愛重其于閩學標氷鑑矣然竟以勞瘁棘中感噎疾遂不起敬美志大雅已得文章名不欲居之窮探六籍傍

及二氏有所綜覈裁訂彬彬成一家言其于吏道尤精識治體工物情使其不死何可量哉死之日海内紳衿靡不有蘭摧玉折之嘆若不佞則有慟而呼祝余而已嗟乎余長于敬美十年齒髮秃落尚不死而使敬美前死也余生平姓名在人齒頰間數起躓以竽濫八坐弟于中正之品考功之令𢿱矣而不獲正九列人耶天耶余故不忍贊敬美像又烏能不贊敬美像也

贊曰三補吏而三師帥諸生歴署外中厥銜若氷有瑜

無瑕皭然其名其所叹乎人者乃大喻于若兄品登三
而不足衰數五而僅餘有志不遂中道殞殂其所得於
天者乃不汝兄如天所予奪吾不能皙而不能不汝惜
人所月旦吾不能知而不能不汝悲非汝之像何以寛
我思覩汝之像使我淚若綆縻嗚呼貌而詞焉時一展
之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君任用者余五服外孫也長于余
二十五年而同薦于公車君既久試不利然益治經術

工屬文遂為禮部第二人初授太常博士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奉使歸倭冦猝圍城君佐其令晝夜行睥睨間冦退而有間令于御史者君冒暑入謁為辨絮且憤不相得而出明日御史為具召君於席感病扶携出就逆旅中遂卒年五十四君為人外朴而内辨於郎署中最有長者聲母項以節被旌君年雖艾猶依依膝前作孺子戀也盖後君數年而以壽終

贊曰以君之工時義何不可遇而栖遲至暮噫嘻天乎

胡子之緩而奪之遽

故光州守警齋君者諱三錫汝懷儀部任用之從弟也少頴敏工時義連舉嘉靖己丑進士守光州時年二十五有幹辨才吏民稱之然用伉直多忤上官中以法罷歸君時未三十念宦不振無以資生乃杜門節腹不通世事者久之積貲累數千金父封公卒分槖裝甚厚君獨不取其為人朴實無他膓然不能骫骳諧俗故少擠紳間聲而閭黨後進多推為長者晚節稍自媮日與親

知置酒山水間人咸異之卒年七十孫泰亨臨亨俱博雅有文藻臨亨亦己丑進士

贊曰不取不予逺名逺刑始而治生既而達生何以占德振振繩繩

河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少葵君者名三接字汝康以進士為長垣令調浙之景寧遷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久之進郎中出守栁州再調徽江遷河東運使以大計中白簡歸君居官能持三尺不阿狥不喜作面背交見

若以為傲者故所至有聲實而易受人中自令以至守
凡甫被調甫顯重而遽斥君之得斥僅五十歸得奉其
父母終及侍兄光州君以老恂恂濟濟出入頗為後進
模楷者三十餘年而卒卒之年八十三今之像老而修
勁飄鬚臏頰福德人也
贊曰若工而拙達不勝沮工於民宜拙于上忤晚途敬
修其善可數鄉之祭酒俗之長者

朱貞吉像贊

矯矯王孫實表江藩中和且平正直而溫逍遥朱邸如
息蓬門通無狥物介不違俗割榮國秉降志儒服交友
恍恂幨闈若淑念彼宗公適追不忘亭竹猗猗可以羮
墻文匠淮南字挾風霜人亦有言藝成而下賈其餘力
縱情揮灑不興龍水江都鞍馬文氏三絶巧者㸃悟摭
景歸囊飛毫染素疑汝無長以無短故萬里神交白首
猶新惠我好音乃見爾真飄鬚秀眉渥顏丹唇陋彼陳
王力辭逺遊白帢輕裕晃綬同休亟藻竹帛快哉千秋

管將軍像贊

便便兮十圍之坦腹巍巍乎七尺之長身使其據白虎之高會則單于仰而稱大人坐黃龍之巨艦則陳卒望而稱江神奈何提千兵控三翼以受幕府之束約入促縮而出逡巡簡書之摘婁下氣欝悒而不得伸雖然少則不愛其股以療沈瘵而報吾親中則不愛其軀以擒夷酋而報吾君為孝子為忠臣醉尉莫敢呵武安不能嗔吾將虛戢武之左方以待若能與褒鄂之倫英姿颯

奭而俱不泯也耶

金九布衣像贊

纍纍兮衣若不勝粥粥兮狀若無能所弗居者世情之逞而所黙取者造化之龢閉其兊塞其門見以為終身不勤不知其所以勤和其光同其塵見以為屈而不伸不知其所以伸侏儒飽欲死混沌鑿欲死西鄰貴而徙東鄰貧而徙而汝獨少若此老亦若此豈猶龍公之所謂古者灼然勝乎齒耶

日峰先生像賛

洞兮其不為城府也坦兮其與物無忤也志和而履恭秀外而寛中化者真若被時雨而坐者則以為坐春風也耶

汪元蠡先生小像賛

豐下而頎盡美且慂其人則今而古冠衣壁有金石闌藏書詩夷威雅武嫫母呪訾家不中豪乃以豪隳晩節陶然道乃庻幾桑戶反真列禦頌之

上人像賛

此四大最調而六根無累時耶將握麈尾毛而據獅子位時耶色温温兮有衆生之可接目炯炯兮無一塵之為翳貌之者已得其形而賛之者獨得其意盖知其慕初地之大乘而必不為辟支之自利者耶

秋月上人像賛

其髪甚短而髭甚長幘或褐而袍則方頭陀其暫而苾蒭其常者耶僧俗之臈一百有六而猶未央者耶吾聞

夫佛坐六十小刼若彈指頃彼百有六年者又何異乎石火之與電光余以師之身而擬師之像果孰真而孰妄將刹那之不可保者像與身超恒河沙刼而不壊者師之法相也耶

陳子有先生像賛

有一君子五畒之宫其宫何樹維松與楓舒其足歛其容神定而澄氣凝以充謟不萬年傲不元龍其肅若秋霜者汝南之仲舉而藹若春陽者頼川之仲弓也耶

達磨像贊

東尋冠達達不之契賴可大師了此緣事流沙既返新羅復至老婆心切汲汲人世願我他日亦復如是

平泉先生像贊

氣肅而澄神凝以王其不可測者湛然止水之表而微可覩者嶷然斷山之相在儒林望之則若麟凰而法門得之以為龍象者耶

故同守孫君像贊

學優而仕以儒飾吏請益無倦以死勤事操潔而禮恭
貌臞而神粹問誰之子清簡公裔是豈唯箕裘之不忝
將無愧於易名而侑公於鄉先生之祝者耶

喻隱雲道人像贊

骨聳而清神溢而凝玉朧圓兮止矗銀海秀兮內澄人
所識者充然之大宅而所不可識者淵然之三庭雖然
乹始不言利爲善無近名此莊易之卮語吾實而薦之
先生

少溪吳先生像贊

名邑名里名家之子神情朗暢姿韻都靡或飛大白或握麈尾春風襲人郁若蘭芷避世金馬戢路銅官時長漁樵間御衣冠東山屐厲北海尊寛吏耶隠耶兩亦有之仙耶凡耶猝莫可知意者兼治生之靖節而未離欲之希夷也耶

卓光禄像贊

頫渥而丹鬢澤而鬒美盼工言接若飲醇或狎漁父或

游大人或稱山癯或侍帝宸其可圖者游閒公子之貌而不能寫者逍遥物外之神與之飲見以為嵇阮與之鄰見以為朱陳其達生也季長君蒨其薄宦也曼倩季真誦其詩若左司隨州讀其書則茂先景純吾猶惜夫造物之忌多取而能所之未盡除去大道能無隅塵也耶勉之更十年而狀子若木鷄者庶可當道民矣

興化李叅軍像贊

貌腴而澤神舒以粹闕傳之子相國之弟其暎籍之豐

美若歸德于父兄而風標識度所以傾士林而儀閭里者乃其所自致何必曰季方之賢難為兄而第五之名齊驃騎也耶

水月觀音像贊

一水一月常湛常徹如如不動了無相涉一月一水是水即月八萬四千水八萬四千月而彼八萬四千身皆此一身攝我見再拜謂是真相試問真相了莫知嚮我贊非贊非贊亦妄

陳氏六石贊

誰鞭六雄樹之廣除巉巖風稜戍削廉隅七曜不足五鎮有餘疇疑此君非耳目娛牛李之間不可親疎矯矯元龍其豪欲輸拜而頌焉彼寧受譽

張幼于先生像贊

白皙飄鬚宛若神人薄游翫世汎愛親仁西京則平子之賦解太學則林宗之人倫書淫則侵尋乎玄晏勝具則陟健乎許詢喜何山通隱之求笑於陵谿刻之陳下

之漁樵或可狎而上之天子不得臣其可怪者經術聞稷下而碣石不築宮公卿咸倒屣而羔雁不及門噫世故有任之者曾何足以掛子之韉

項少嶽先生像贊

吾讀子之詩於二十年叙子之詩於一紀之前然不識子之貌而今者始得覩子之肖子之渥如其容郁如其度者庶幾有徵于斯而超乎塩之表而寘乎天之倪者竟不可得而窺終不若誦吾之叙與子之詩

黄生貌余像以去且索余題賛聊以應之

我不識我而汝識我以我借汝亦無不可汝欲我偕往而我不汝往以我重汝其筴轉左然則如之何曰爾為爾我為我請用從火

李處士像賛有序

李翁之卒也則沈瓚比部狀之而吾伯玉司馬志墓矣其子某以翁像請賛曰有伯玉志業不朽矣所不釋然於逝者明公一言耳而友人袁長史來從臾曰吾故識

李翁伯玉之言信矣伯玉稱翁應恩詔當京兆尹推擇而旌之冠帶矣今胡以猶處士服也曰一再御之竟弗復御也何以稱儒而賈也曰李翁故兵家子少讀書能屬文以生窶不克共二尊人養故奪而賈之也又何以稱賈而儒也曰李翁故操持什一善心計然不寢然諾而亦有天幸恒右之初年賈雄于里既而雄邑至雄郡然被服造次必以禮靡俠游少年之好所至輒傾其賢豪長者故羣而歸之儒也翁少無子過壯乃連舉丈夫

子五一日盡焚其券直千金曰吾不欲責他人息而累我後弟賈所累積不能如君而母私之甚頗眈眈目翁翁陽不覺損槖以益弟至再弗恤也然則李翁非直貌儒者而已夫李翁有丈夫子五女一而婚嫁之役幾畢身而胡以稱儒而佛也曰翁晚而得喜上人者與之游有所證自是奉經典不恒茹魚肉嘗佐修尼官寺工已又佐修玉皇閣工其他檀施不可勝計尤以斷一切恩戀為法根盖屬疾而其婦死了不悲曰生幻寄也妻子

幻聚也奈何刺促溷我靈境為疾革戒諸子勿哭危坐者五日翛然而逝儒耶釋耶凡儒以為有者釋必以為無儒以為無者釋必以為有其定見所由不同其定力一也余故與伯玉有瓦官緣復以閒過玉皇閣覿翁之績像如改容而謂長史子之言信豈惟伯玉之言信乃贊其像曰汝之閱世七十有七年胡髮之宣而貌之睟然胡然而賈胡然而儒又胡然而釋胡蹟之殊汝擷其精而汰其粗夫擷其精以還佛祖可使儒亦可使賈汝

乎像乎幻者盡而不幻者無恙乎

又題幼于像贊

子宣其髮而朱其顏太夫人爲之母而里也伊也頃也三玉樹爲之子而日尚羊于其間覩者以非神即仙矣著書滿車可以黼人目者百千年矣胡爲乎寓委形于丹青而又劼劼焉西走金陵而托余之敝帚以傳人貌榮名噫其然豈不其然

閆希言道人像贊二章

椎其髻跣其足豐其輔皤其腹曝炎旭鑿氷浴一單恰四時服帝之弄臣天之逸民游戲人間逍遥無垠不涉思維何況貪嗔留氣衛形離凡合真羽化為跡舍利為身其無所不之而有所不泯者耶

希言希言蓬頭蓬頭吾能聼其名與貌而不能詰其修能覩其去而不能測其來由能辨其為散仙而不能定其品與流我不子從子不我留呵呵休休

太子少保大冢宰表抑之像賛

輔則丹而鬢尚宣膚則腴而骨甚堅城府不設荆棘自
刋白簡之所譏彈當宁為之震動而自視恒歠焉清風
之所披拂士林為之景從而待之殊泊然其舍車而徒
者大夫中歲之操肉食而藿者君子終身之權彼續麋
給扶與青宮之峻遷乃人主欲自盡其道而公何與旃
噫處也而係朝野之望出也而不琢其巖穴之天豈鴻
羽可儀而鴻跡莫攀者耶將蓬戸為龍門而炟霞其市
壓者耶貞磊塊人也非夫子而誰與之執鞭

大叅吳明卿先生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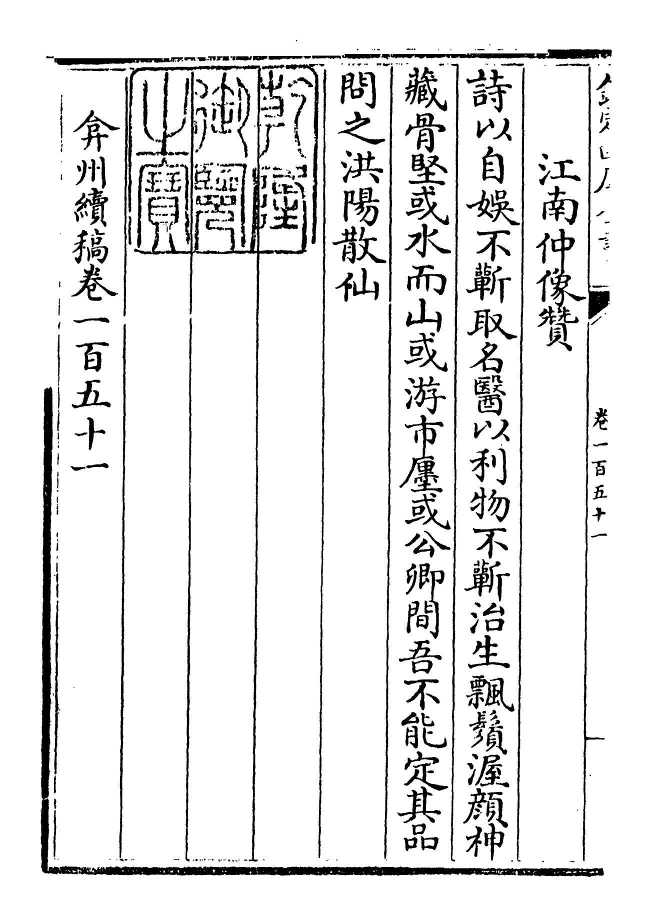
少而與登徒子並儁晚不與三閭大夫同悴其不可嶽者汪然之度而不可撓者浩然之氣優游自足瀟洒無累夫是以髮宣而神王頮赬而膚膩唯稍琢其天倪而沈湎于詩書六藝之府叅合文類與名爲伍如摩詰畫如迦葉舞不知者以爲僅張楚而知者稱其陵厲千古噫斯人也其兄事于鱗君而弟畜元美甫者耶

老乳母王氏像贊

媪生八十有八年矣少而蒼然老而粹然五官未衰鯢齒幾全不耕不蠶二葛重綿其乳我也為歲僅三周而其食于我也卦數已盡而猶不我捐人耶天耶將釋氏所謂緣也耶

王叔敬六十像賛

虎顴虬鬚望之偉如顔丹髪宣即之藹然雍容襟裾被服詩書小隱帝城和光閭閻相國之孫清卿之弟棘丞為父鼒甲猶子問着不言別有天地



江南仲像贊

詩以自娛不斷取名醫以利物不斷治生飄鬚渥顏神藏骨堅或水而山或游市廛或公卿間吾不能定其品問之洪陽散仙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一